

洛林传奇 ⑤

THE REVENGE OF SEVEN

七号的复仇

(美) 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郑扬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洛林传奇 ⑤

THE REVENGE OF SEVEN



七号的复仇

(美) 庇塔库斯·洛尔 著

郑扬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935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:

THE REVENGE OF SEVEN

Copyright © 2014 by Pittacus Lor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
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号的复仇/(美)庇塔库斯·洛尔著;郑扬眉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洛林传奇)

ISBN 978-7-02-011956-1

I. ①七… II. ①庇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7395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
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15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 插页 3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956-1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书中所述系真实事件。

人名和地名做了改动，

以保护洛林勇士，

他们仍在藏匿。

其他文明的确存在，

有些企图消灭你们。

第一章

噩梦已逝。我睁开眼睛，一切都无影无踪，剩下的唯有黑暗。

我只知道自己躺在床上，但不是我的床。床垫大极了，与我的身体却十分贴合。我差点以为是朋友们将我移到九号顶楼豪华公寓里最大的床上了。我将双腿和胳膊完全伸展开来，也没有触碰到床沿。我身上遮盖的毯子与其说是柔软，不如说是光滑，像一张塑料膜，还散发着热量。不只是热量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还有一阵持续稳定的振动，缓解了我肌肉的酸痛。

我昏睡多久了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

我努力回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，却只记起了最后的景象。感觉像在那个噩梦中待了好些天，我还能闻到华盛顿城里那股橡胶的焦臭味。滚滚烟雾弥漫于整个城市，提醒大家那里刚发生过战斗——确切地说是将会发生战斗，如果我看到的景象会成真的话。

看到那些景象是一项新的超能力吗？其他人都没有像我这样的超能力，它在今天早上让我受到这样的精神创伤。这些景象是预言吗？是希特雷库斯·雷发出的威胁，像约翰和八号以前常做的那些梦一样

吗？这些都是警告吗？

不管是什么，我只希望它们不要再出现了。

我深呼吸了几下，清除鼻腔里那股华盛顿城的气味。其实我也明白，那气味是盘桓在我脑海里的。比气味更糟的是，我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，就连约翰脸上惊骇的表情都记得。他当时正看到我跟希特雷库斯·雷坐在台上，下令将六号处死。他也陷入梦境中了，像我一样。我在台上完全不由自主，困在自诩为地球统治者的希特雷库斯·雷和……

五号！他是跟莫加多尔人一伙儿的！我得赶紧警告其他人。我猛然坐起身来，头部一阵眩晕——这一下起得太快太猛，红褐色的光泡在我眼前飘浮。我眨眨眼把它们甩掉，只觉双眼浮肿、嘴干喉痛。

这里绝不是顶楼公寓。

我的举动一定是触发了附近的某个感应器，房间里的灯慢慢明亮起来。灯光渐强，整个房间最终沐浴在一片浅红色的亮光中。我环顾四周寻找着光源，发现光线是从镀铬墙面上蜿蜒的缝隙里发出来的。房间是那么刻板简素，没有丝毫装饰，这让我不由得一阵发冷。毯子的热量增强了，仿佛是要我缩回到它的底下似的。我一把掀开了它。

这是莫加多尔人的地方。

这床比一辆 SUV^① 还大，足以让一个十英尺高的莫加多尔暴君在上面惬意休息。我爬过这张巨大的床，直到赤裸的双脚悬在床外，在金属地板上头摇晃着。我身穿一件灰色的宽松睡袍，上面绣着黑色的带刺藤蔓。一想到他们帮我穿上这件睡袍，把我带到这里来休息，我就一阵战栗。他们非但没有杀了我，还帮我穿上了这件睡袍？在我的

①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，拥有旅行车般的空间机能，配以货卡车的越野能力。

梦境中，我就坐在希特雷库斯·雷身旁。他称我为他的继承者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活着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吗？

原因是什么都不要紧了。明摆着的事实就是：我被抓了。我知道。我现在该怎么做呢？

这些莫加多尔人一定是将我带到他们的一个基地中来了。只是这里不像九号和六号口中的牢房那样狭小可怕——他们被俘时就是被关在那样的牢房中。不，这一定是莫加多尔人自以为是的变态款待方式。他们想要照顾我。

希特雷库斯·雷希望我能受到宾客般的款待，而不是被当作囚徒。因为他希望我有一天能坐在他身旁协助统治。原因我现在还不明白，但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得以保命。

哦，不！如果我在这里，那芝加哥那边的人又怎么样了呢？

我的双手开始颤抖，泪水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必须离开这里。而且我得独力完成。

我压下心中的恐惧，抹去萦绕在眼前的华盛顿满目疮痍的景象，按捺住对朋友们的担心。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。我必须让脑子一片澄澈，就像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抗击希特雷库斯那样，像我跟其他人一起进行训练时那样。什么都不要想，这样我就能勇敢起来。如果凭着本能行事，我是可以做到的。

跑啊，我想象克雷顿这么喊道，一直跑到他们累得没法再追你。

我需要能与他们搏斗的武器。我环顾房间，寻找一件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。床边是一张金属床头几，那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。莫加多尔人给我在桌上留了一杯水。虽然现在渴得不行，我也不会蠢到去喝那杯水。杯子旁边有一本字典大小的书，油腻腻的蛇皮封面。封面上的墨迹似乎是被烤焦了，文字凹陷，边缘毛糙，就像是用酸蚀刻而不

是油墨印刷出来的。

书名是《莫加多尔进步圣典》。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书名竟然是英文的。书名下方是一些歪歪扭扭的加框文字和杂乱的符号，我想应该是莫加多尔文。

我拿起书翻看着。每一页都被分成两边，一边是英文，另一边是莫加多尔文。我不知道是否该读一读这本东西。

我一把合上书。重要的是这本书很重，我可以挥舞着它当武器。用这东西没法把莫加多尔兵打得灰飞烟灭，但聊胜于无。

我爬下床，走到我自认为是门的地方。那是一块从镀铬墙面上蚀刻出来的长方形面板，但上面没有任何把手或按钮。

我踮着脚靠近门口，想着该怎么打开这玩意儿，突然墙里发出一阵机械嗡鸣声。门一定是与灯一样，装了行动感应器，因为我一靠近，门就嗖的一声往上升，隐入了天花板中。

我没停下来探究为何自己没被锁在里头。我手里攥着那本莫加多尔人的书，走进了一条走廊。走廊跟我的房间一样阴冷，也是金属材质的。

“啊，”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，“你醒了。”

我没有看到卫兵，反倒看到一个莫加多尔女人坐在我房外的凳子上，显然是在等我。我不确定以前是否看到过女的莫加多尔人，有的话也绝对不像这一位。她人到中年，皱纹已经爬上了眼睛四周苍白的肌肤。这位莫加多尔人身穿高领的及地长裙——就像圣德肋撒修道院里那些修女穿的衣裳——看起来竟没什么危险性。她的头剃得光光的，仅在后脑勺留着两条长长的黑辫子，剩下的头皮被精美的文身所覆盖。她不像我以前抗击过的莫加多尔人那样猥琐邪恶，几乎还算得上优雅大方。

我在她面前猛然停下脚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那个莫加多尔人看了一眼我手上的书，笑了。

“我看到你准备开始学习了。”她边说边站起身来。她个子很高，纤瘦苗条，让人隐约觉得像只蜘蛛。她站在我跟前，深鞠了一躬说：“埃拉小姐，我将成为您的家庭教师……”

等她把头埋得足够低，我就用书狠狠地往她脸上抽过去。

她毫无防备，这一点倒真是奇怪，我遭遇过所有莫加多尔人都是随时做好搏杀准备的。她发出一声短促的嘟哝，一头栽在地板上，裙裾也被带得飞扬起来。

我没有停下脚步去看她是否被我打晕过去，或是否会从裙子的暗袋里拔出一把激光枪。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跑，随便选择一个方向，全速跑向走廊的另一头。金属地板刺痛了我赤裸的双脚，我的肌肉也开始酸痛起来，但我毫不在意。我必须逃离这里。

莫加多尔人的这些秘密基地从来都不设出口标志，真是太糟糕了。

我绕过一个拐角，接着又绕过另一个，在一条条十分相似的走廊上飞奔。我一心以为我就这么逃之夭夭，警报声肯定会随时鸣叫起来，但居然没有。我身后也没有响起莫加多尔人追赶我的沉重脚步声。

我快喘不过气来了，正打算慢下脚步，右边的一扇门突然打开，两个莫加多尔人走了出来。他们长得更像我常见的那些——魁梧壮实，一身黑色战衣，小圆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。我飞跑着绕开他们，但那两个人都没有抓住我的打算。我好像还听到其中一个发出了笑声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能感觉到那两个莫加多尔士兵在看着我奔跑，所以我一头跑进

了最近的一条走廊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绕圈圈还是怎么的。这里既没有阳光，也没有声音从外面传进来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我也许正在接近某一个出口。莫加多尔人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做法，像是知道我压根就插翅难逃似的。

我放慢脚步喘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走过这条毫无生气的走廊。我的手里还攥着那本书，那是我唯一的武器，我的手开始痉挛。我抖抖手放松一下，又继续紧握着书。

我头上的一个宽大的拱顶打开了，液压门发出咯吱一声响。这扇门跟其他门不同，它更为宽大，而且门外头有奇怪的闪烁着的灯光。

不是灯光在闪烁，是星星。

我走在拱顶之下，金属板材的天花板变成了一个玻璃罩，房间非常开阔，几乎像个天文馆。也许还真是个天文馆呢。地板上立着各种控制台和计算机，这也许是一间控制室。但我无视这些东西，反而被宽大的窗户外头让人眩晕的景色所吸引。

黑暗。星辰。

还有地球。

现在我明白为何莫加多尔人不迫着我跑了。他们知道我根本没有去路。

我在太空里。

我起身对着玻璃，把手按在上面。我可以感觉到外面的空洞虚无，横亘在我与远方悬浮的蓝色星球之间的，是冰冷且没有空气的无尽太空。

“很壮观吧？”

他洪亮的声音像一桶冷水兜头浇了下来。我转过身，后背贴住玻璃，觉得面对身后的宇宙太空也好过面对他。

希特雷库斯·雷站在一个控制台后面看着我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。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的个头看上去并不像我们在道西基地与他搏斗时那么大。不过希特雷库斯·雷还是高大威猛的，一件黑色制服紧贴着他健硕的身体，制服上装饰着样式繁多、凹凸不平的莫加多尔勋章。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三个洛林吊饰，都是他从死去的加尔德身上夺走的，吊饰闪烁着柔和的深蓝色幽光。

“我看到你已经拿起我的书了。”他指着我的“短兵器”说。我没意识到我正紧握着它，将它挡在自己胸前。“虽然跟我希望的方式还是有些不同。幸运的是，你的老师伤得不太厉害……”

突然间，我手里的书开始散发红光，就像我在道西基地里捡起的那截断片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做什么。

“啊，”希特雷库斯·雷扬起眉毛一脸惊诧地看着，“非常好。”

“下地狱去吧！”我尖叫着拿书朝他掷了过去。

书还没飞到半道，希特雷库斯·雷举起一只大手，书一下子就停在了空中。我看到我注入书中的光芒渐渐消逝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他呵斥我说，“闹够了吧。”

“你想要我怎么样？”我大喊着，沮丧的泪水盈满眼眶。

“你已经知道了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我让你目睹了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之前我也让庇塔库斯·洛尔看过同样的景象。”

希特雷库斯·雷摁了一下他面前控制台上的几个按钮，飞船开始动了起来。慢慢地，那遥不可及却又似乎近在咫尺、伸手就可以抓住的地球，在我面前旋转起来。我们不是要飞近它，而是在原地打转。

“你现在在‘阿努比斯’^①号上，”希特雷库斯·雷拖着长腔说道，

① 古埃及神学体系中的神，为导引亡灵之神。

沙哑的声音里透着些许自豪，“这是莫加多尔飞船舰队的旗舰。”

飞船停止了旋转，我喘起粗气来。我伸出手按在玻璃上撑住身体，膝盖突然一阵发软。

飞船外，绕着地球转的，是莫加多尔人的舰队。几百艘飞船，大多数是银色的，很长，大概是小型飞机的大小，就像加尔德们所说的他们曾经抗击过的那种飞船。但其中至少有二十艘使其他飞船相形见绌的巨型战舰。战舰阴森森地逼近，棱角分明的船身上架着许多门大炮，正瞄准底下那颗毫不起眼的行星。

“不，”我低声说，“这种事不可能发生。”

希特雷库斯·雷朝我走过来，我震惊于眼前令人绝望的景象，丝毫没有动弹。他轻轻地将手搭在我肩上。隔着睡袍，我也可以感觉到他苍白手指上的寒意。

“这一刻已经到来，”他和我一起看着舰队说，“大扩张终于到达地球。我们将一起为莫加多尔的进步庆祝，孙女儿。”

第二章

从一间废弃的制衣厂二楼的破窗往外望，能看到街对面被木板封住的大楼门口蜷缩着一个老人。他身穿褴褛的长风衣和脏兮兮的牛仔褲。甫一坐下，他就从大衣里抽出一个裹着牛皮纸袋的瓶子喝了起来。此刻是下午三点多，我负责望风。我们昨天到达巴尔的摩城里这片废弃区域之后，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活人。这个区域安静荒芜，但与我在埃拉的梦境中所目睹的华盛顿特区的景象相比，却要好得多。至少目前看来，莫加多尔人还没有从芝加哥追杀过来。

虽然严格说来，他们大可不必如此。在我们当中，其实已经有一个莫加多尔人了。

萨拉在我身后跺了跺脚。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以前的工长办公室，到处都布满灰尘，木地板发霉鼓起。我转过身，正好看到她冲着运动鞋底下一只蟑螂的残骸皱起眉头。

“小心点。你会把地板给踩烂的。”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。

“希望你们所有的秘密基地都是顶楼豪华公寓，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萨拉冲我露出一个调皮的微笑问道。

我们昨晚就睡在这间旧工厂里，睡袋搁在凹陷的木地板上。我们俩两天没洗澡了，现在都是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。萨拉的金发满是尘土，结成块状。不过在我眼里，她依旧美丽动人。我们在芝加哥遇袭，莫加多尔人掳走了埃拉，毁掉了公寓。经过这一役，若非有她在身边，我肯定早就完全不知所措了。

一想起这些事，我不禁眉头紧锁，萨拉的微笑也瞬间隐没了。我离开窗边，朝她走过去。

“像这样情况不明真是折磨人，”我摇着头说道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萨拉摩挲着我的脸，努力安慰我：“至少我们知道他们不会伤害埃拉，如果你在梦境中看到的景象都真实的话。”

“嗯，”我哼了一声，“他们会给她洗脑，把她变成一个叛徒，就像……”

我打住话头，想起了失踪的朋友们，还有那个和他们一起旅行的叛徒。我们还是没有六号和其他人的消息。不过他们要跟我们联系，也并非易事。他们的洛林箱都在我这里，而且就算他们用更传统的方式跟我们联系，也不会知道该上哪儿去找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得不逃离芝加哥。

我现在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我的腿上有了一道新鲜的疤痕，这是第四道。伤口已经不痛了，但却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如果加尔德们没有聚首，如果我们能让洛林符咒保持魔力，那第四道疤痕就意味着我的死亡。然而现在死的是我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朋友，我不知道死的是谁，是怎么死的，也不知道其他人出了什么事。

直觉告诉我，五号还活着。我在埃拉的梦境里看到他了，他就站在希特雷库斯·雷身边。他就是一个叛徒！他一定是把其他人带人

了一个圈套，现在有一个再也回不来了。六号、玛丽娜、八号、九号——他们中有一个已经牺牲了。

萨拉将一只手放在我手上，不停抚摸着，想让我放松。

“我忍不住会想到我在那梦境里看到的情形……”我开口说，声音渐渐小下去，“我们输了，萨拉。现在我感觉真的会是这样。这就像是预示着结局的前兆。”

“那道疤痕说明不了什么，你也知道的，”萨拉回答说，“看看八号。之前不是也有关于他死亡的预言吗？可他不也活下来了。”

我皱着眉头，没有说出一种明显存在的可能——在佛罗里达遇害的也许就是八号。

“我知道前景看来确实黯淡，”萨拉接着说，“我是说，情况是很糟糕，约翰。这是明摆着的。”

“这番鼓劲儿的话说得真好。”

萨拉用力揉了揉我的手，冲我瞪大了眼睛，像是要我闭嘴。

“但去了佛罗里达的那几位都是加尔德，”她又说道，“他们一定会战斗，一定会继续行动，也一定会赢的。你必须相信，约翰。你之前在芝加哥昏睡不醒的时候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弃你。我们继续战斗，事实证明这么做也是值得的。就在我们要败下阵来的时候，你正好拯救了我们。”

我想起我在芝加哥醒来时朋友们的处境。马尔科姆伤痕累累，奄奄一息，萨拉身负重伤，萨姆的弹药几乎耗尽，伯尼·科萨下落不明。他们为了我把命都豁出去了。

“是你们先救了我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是啊，确实如此。所以你要投桃报李，拯救我们的星球。”

她说得这么轻描淡写，好像这是小事一桩，我不禁笑了起来。我

抱紧萨拉，吻住了她。

“我爱你，萨拉·哈特。”

“我也爱你，约翰·史密斯。”

“嗯，我也爱你们俩……”

我和萨拉双双转过身去，发现萨姆就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尴尬的微笑，一只身形巨大的橙色猫咪蜷缩在他怀里。那是我们新来的莫加多尔朋友带来的六只变形兽之一，是被伯尼·科萨在楼顶的嚎叫给引来的。显然 BK^① 从八号的洛林箱里拿到的鹿角是某种变形兽的图腾^②，能将它们召唤到我们身边来，就像一支洛林犬笛。我们来巴尔的摩走的都是小路，小心翼翼地确保没被跟踪。挤在一辆小货车里这么一路过来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给这些新盟友起名字。这只变形兽通常的形态是一只胖嘟嘟、圆滚滚的猫咪，萨姆坚持要我们给它起名为斯坦利^③，以纪念九号之前的那个身份。九号如果还活着，知道有这么一只对萨姆抱着明显好感的大肥猫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，一定会高兴坏了的。

“抱歉，”萨姆说，“我是不是煞风景了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”萨拉一边说，一边朝萨姆伸出一只胳膊，“一起来个拥抱？”

“回头再说吧，”萨姆看着我说，“其他人回来了，正在楼下安装设备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不情愿地放开萨拉，朝放着我们装备的粗呢袋子走去：“他们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① 指约翰的变形兽——小狗伯尼·科萨。

② 见《五号的陨落》。

③ 九号在芝加哥顶楼公寓生活时的化名。

萨姆摇了摇头说：“他们得凑合着用两个小型的野营发电机。没有足够的钱买大的。不过电力应该够了。”

“监视的结果如何？”我问道，一边从粗呢袋里拿出了白色的平板和它的适配器。

“亚当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莫加多尔探子。”萨姆回答道。

“他确实是最知道怎么去识别探子的人了。”萨拉插了一句。

“是的。”我漫不经心地说道，心里还是很信不过这个所谓的好莫加多尔人，尽管他在芝加哥出现至今一直都在帮助我们。此刻他正跟马尔科姆在下面的车间里安装我们新购置的电子设备，可对于身边有这么个莫加多尔人，我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。我按捺住这种感觉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我们跟着萨姆走下一段生锈的螺旋形楼梯，来到了楼下的生产车间。这地方一定是匆忙关闭的，可以看到墙边靠着一排排衣架，上面挂着发霉的八十年代款男士西服，传送带上还留着不少半满的雨衣箱子。

一只金色猎犬模样的变形兽跌跌撞撞地滚到我们跟前，它的名字是萨拉起的，叫“饼干”。它紧咬着一件西服上一只开裂的袖子，正跟那只叫“尘尘”的爱斯基摩犬拔河。另一只变形兽奇美拉^①在其他变形兽后头滚爬着，但以它那副鳄鱼模样，跟起来却有点困难。马尔科姆把一部老电影里的怪兽名字给了它。另外两头变形兽——一只我们起名叫“帝王”的苍鹰，以及一头名叫“强盗”的骨瘦如柴的浣熊——正在一条废弃的传送带上看着它俩打闹。

① 与哥斯拉齐名的日本电影怪兽，乌龟外形，可以产生喷射气流来飞行，主要攻击方式是喷射火焰。